朱銘在巴黎——兼論歐德瑪在其雕塑國際推廣過程的角色

Ju Ming in Paris: Also on the Role of Hervé Odermatt in Promoting Ju Ming's Sculptur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林振莖 | Chen-Ching Lin

國立臺灣美術館研究發展組助理研究員
Assistant Researcher, Research Division,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來稿日期：2018年7月2日
通過日期：2019年1月23日

摘　　要

過去巴黎現代藝術中心龐畢度的行政主管在出席朱銘巴黎個展開幕前的午餐聚會時曾說過，要在法國梵登廣場展出是多少法國藝術家的夢想，更遑論外國藝術家到此地展覽必須要「過五關斬六將」。由此可知，朱銘能夠在藝術之都的重要地點展出，有助於提升他在國際上的名聲與地位。

在此之前，雖然朱銘香港的經紀人張頌仁已曾在英國倫敦南岸中心（Southbank Cultural Center）、約克夏雕塑公園（Yorkshire Sculpture Park），以及法國登克爾克現代美術館（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Dunkerque）等地爲朱銘舉辦過個展，讓朱銘在國際舞台上踏出重要的一步，在歐洲的知名度逐漸遠播，但朱銘眞正被西方藝術界「認可」，則是從經紀人歐德瑪策劃巴黎個展開始，並後續於歐洲及北美各地舉辦的展覽應是更爲關鍵。

本文即希望透過文獻資料的爬梳與對朱銘及這段歷史相關人士的訪談，深化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關鍵詞：朱銘、雕塑、歐德瑪、張頌仁、梵登廣場

Abstract

A curator that worked for Paris Modern Art Center, Centre Pompidou, said that it is a dream of many French artists to exhibit their works at La Place Vendôme, not to mention that foreign artists must "overcome many hurdles" to exhibit at this place during the pre-opening lunch of Ju Ming's solo exhibition in Paris. Therefore, being able to exhibit at an iconic place in the art capital is instrumental in promoting Ju Ming'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status.

Prior to the exhibition, Ju Ming's Hong Kong agent Johnson Chang had organized exhibitions for Ju Ming at Southbank Cultural Center and Yorkshire Sculpture Park in the UK and 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Dunkerque in France, which was an important step for Ju Ming to be seen i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to be known in Europe. However, the key of Ju Ming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Western art community was from his Paris solo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agent Hervé Odermatt, and the following exhibition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is article aims to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research in this period through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and oral interview documentation.

Keywords: Ju Ming, Sculpture, Hervé Odermatt, Johnson Chang, La Place Vendôme

一、前　言

過去巴黎現代藝術中心龐畢度的行政主管（Conservateur）在出席朱銘巴黎個展開幕前的午餐聚會時曾說過，要在法國梵登廣場展出是多少法國藝術家的夢想，更遑論外國藝術家到此地展覽必須要「過五關斬六將」。[1] 由此可知，朱銘能夠在藝術之都的重要地點展出，有助於提升他在國際上的名聲與地位。

在此之前，雖然朱銘香港的經紀人張頌仁 [2] 已曾在英國倫敦南岸中心（Southbank Cultural Center）、約克夏雕塑公園（Yorkshire Sculpture Park），以及法國登克爾克現代美術館（Musée d'Art Contemporain de Dunkerque）等地爲朱銘舉辦過個展，讓朱銘在國際舞台上踏出重要的一步，在歐洲的知名度逐漸遠播。但朱銘眞正被西方藝術界「認可」的關鍵，則是從經紀人歐德瑪策劃巴黎個展開始，並後續於歐洲及北美各地舉辦的展覽。

---

1 參考朱銘梵登廣場大展贊助廠商建弘證券發行之刊物。〈參加朱銘「太極系列」雕塑巴黎開幕展札記〉，《建弘人》（1998.1.1），4 版。

2 朱銘能揚名國際背後重要的推手之一。張頌仁，1952 年出生於香港，父親是位工程師，爺爺是上海的銀行家。張頌仁從小習畫，後赴美國麻省威廉學院（Williams College）學習數學和哲學。為國際知名藝評人及策展人。1977 年在香港創立漢雅軒，以專營傳統書畫為主。於 1981 年開始在香港為朱銘籌辦展覽；並於 1983 年成立漢雅軒 TZ（原稱漢雅軒 2），致力於藝術推廣重要的中國現代藝術工作者。1988 年於臺北成立漢雅軒分公司，希望以完善的經紀制度及策劃理念，推動臺灣本土藝術之國際化。2002 年及 2003 年獲英國藝術雜誌《藝術觀察》（*Art Review*）列為「世界藝壇一百名頂尖人物」之一。林振莖，〈版圖擴張——論張頌仁在朱銘雕塑國際推廣過程的角色〉，《雕塑研究》，18 期（2017.9），頁 39-94。

相較於今日已有專文深入探討朱銘 1980 年代從美國、東南亞巡迴展至 1991 年法國登克爾克現代美術館一路發展的歷程。[3] 這段從法國梵登廣場個展開始的歷史更爲重要但至今卻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即希望透過文獻資料的解讀與口述訪談紀錄，深化這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從巴黎開始

圓了朱銘一生夢想，[4] 讓他如願以償可以到法國巴黎這個藝術之都展出的背後重要推手歐德瑪（Hervé Odermatt）（圖 1），他曾是朱銘在歐洲和北美的經紀人，1926 年出生於法國，父親柳吟（Liou Ying），是位中國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批赴法國里昂大學求學的留學生。而他的母親珍・歐德瑪（Jeanne Odermatt）則是法國人，他們在歐德瑪五歲時離異。歐德瑪的母親帶著年幼的他於法國的農莊家庭裡擔任幫傭及生活，因此歐德瑪自小便在農場裡幫忙農務與成長。二次大戰期間十八歲時他加入法蘭克射手游擊隊，由於表現優異，快速的被拔擢晉升爲特種部隊少尉。

3 參考林以珞主編，《亞洲之外——80s' 朱銘 紐約的進擊》（新北市：朱銘文教基金會，2016）。及林振莖，〈版圖擴張——論張頌仁在朱銘雕塑國際推廣過程的角色〉，頁 39-94。

4 朱銘曾說：「〔……〕到巴黎這個藝術之都展出是其一生的夢想！」《中國時報》（1997.12.5），23 版。

由於自幼家境貧窮，無法上學接受高等教育，從小力爭上游的他，好學不倦，努力工作之餘，也不忘研讀詩歌和文學，或許這樣的背景與環境才更能培育出歐德瑪的文學素養。此外，歐德瑪也喜愛藝術，愛逛博物館，更喜歡結識藝術家。他生平第一次花錢買畫收藏的是夏卡爾（Marc Chagall）的畫，二次戰後，於 1949 年創辦了第一間藝廊。1971 年，他更取得了位於聖奧諾雷市郊路（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七十一號的諾德勒畫廊（Galerie Knoedler）法國分館的經營權（圖 2）。1970 年，他更獲選爲國家藝術品暨收藏專家委員會的成員（Chambre Nationale des Experts Spécialisés en Objets d'Art et de Collection）。

歐德瑪其經手過的重要藝術家，從十九世紀末到一九六〇年超現實主義，涵蓋了西方許多重要的藝術潮流，包括：納比派（Nabis）的維亞爾（Édouard Vuillard）、波納爾（Pierre Bonnard）、塞律西埃（Paul Sérusier）等；印象派（Impressionism）的莫內（Claude Monet）、雷諾瓦（Pierre-Auguste Renoir）、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和西斯萊（Alfred Sisley）等；後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的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和保羅・高更（Paul Gauguin）；野獸派（Fauvism）的德蘭（André Derain）、弗拉芒克（Maurice de Vlaminck）、梵・鄧肯（Kees van Dongen）等；立體派（Cubism）的畢卡索（Pablo Picasso）、布拉克（Georges Braque）、阿爾伯特・格列茲（Albert Gleizes），以及奧費主義（Orphism）的創始人羅伯特・德勞內（Robert Delaunay）、費爾南・萊熱（Fernand Léger），和弗朗西斯・畢卡比亞（Francis Picabia），以及超現實主義運動（Surrealism）的代表人物安德烈・馬松（André Masson）等等。而美國方面則有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和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等等。

過去他被著名藝術經紀商丹尼爾・威爾頓斯坦（Daniel Wildenstein）在其著作《藝術商》（*Marchands de Tableaux*）將歐德瑪名列爲二十世紀前十三大藝術商，可見其在藝術界及收藏圈的影響力。[5]

90 年代初，西方藝術界只有少數人注意現代及當代亞洲藝術，歐德瑪開始關注到這塊極具藝術市場潛力的處女地，積極至亞洲及香港尋找商機。1992 年在好友鄧永鏘於香港設立的中國會，[6] 看到許多中國當代藝術家王廣義、張曉剛等人及朱銘的作品，亦即收藏他們的作品。[7] 此外，他也參加了當年在香港舉辦的香港亞洲藝術博覽會，當時主辦單位即邀約朱銘於主題區展出，顯示出朱銘在亞洲藝壇的代表性，也引起歐德瑪的注意，在此與張頌仁洽談成爲朱銘在歐洲及北美區域的經紀人，[8] 爲朱銘規劃未來在法國巴黎的展覽。

---

5 參考 2018 年歐德瑪本人所提供之生平簡歷，以及 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6 中國會是一個高級華人私人社交會所，分別於香港、北京及新加坡設有會址提供服務。會所由香港社交界人士鄧永鏘於 1991 年創辦及經營。會所推行會員制度。其服務對象是銀行家、企業家、及中環工作的專業人士等，因此其收取的入會費，非普羅大眾所能負擔，成為富人飯局的聚會地點之一。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C%83>（2018.6.21 點閱）。

7 鄧永鏘於 1991 年創辦中國會，會址設在中國銀行大廈的 13-14 樓。而當時張頌仁開設的漢雅軒即在同一棟大樓的 5 樓。因此歐德瑪在那裡收藏了 5 件朱銘的雕塑作品及 7 件王廣義的畫作。參考 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8 歐德瑪並非是朱銘在歐洲的第一位經紀人，在此之前，先後已有典爾斯畫廊代理，以及張頌仁亦曾擔任過歐洲的獨家代表，也曾委任克麗絲汀（Christine Leroy-Deval）為法國的獨家代表三年，期間雖促成登克爾克現代美術館的展覽，但並未有其他重要的推展。參考朱銘資料室典藏資料。2015 年 11 月 24 日張頌仁香港漢雅軒訪談，未刊稿。及 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由於歐德瑪在歐洲已是成功及極具影響力的畫商，被認爲是明星級的經紀人，經手過的藝術家皆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因此憑著他在歐洲藝術界的地位與政、商界人脈的幫忙，[9] 在歐洲策劃之朱銘展覽所選擇的地點皆是當地極具指標及重要性的公共空間，成功引起歐洲藝術界及媒體的關注。

例如 1997 年能在法國巴黎市區的重要展示地點梵登廣場（Place Vendôme）上展示朱銘十八件具代表性的大型翻銅的太極系列作品（圖 3、4），[10] 在張頌仁及其在巴黎的友人昂利哥・那瓦哈畫廊（Enrico Navarra Gallery）的負責人昂利哥（Enrico Navarra）的大力協助下，還有徐展堂、鄧永鏘、王效蘭等人的幫忙與贊助（圖 5）。由於朱銘在法國的展覽在戶外的公共空間，要取得展出的許可證相當不容易，歐德瑪必須與當地的市政府洽談，以及獲得博物館、文化部、梵登廣場管理委員會等層層單位的同意。除此之外，歐德瑪甚至需要透過更高層人士的同意來取得展覽的許可，例如巴黎市長席哈克（Jacques Chirac，後來當上法國總統）、巴黎文化處長法蘭索娃絲・德・班奈弗（Françoise de Panafieu）、文化部長讓－雅克・阿

9 歐德瑪說：「這不是隨便一個人就可以做的，不是說我想做一個展覽然後就可以做的。而且身後必須有藝術家、名聲和足夠的關係，你了解嗎？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朱銘的雕塑，它才是最重要的。」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10 歐德瑪與張頌仁皆基於策略的考量，他們最初在國際上的推展皆以推動朱銘的太極作品為主。因為張頌仁認為二次大戰之後，西方的現代主義主要推行的是形式主義，強調形式、藝術材質的自主性，他認為朱銘的太極作品在這股潮流裏頭比較能夠突出，未來的發展能夠走的更遠。而歐德瑪則認為當時太極作品最受歡迎。2015 年 11 月 24 日張頌仁香港漢雅軒訪談，未刊稿。以及 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亞貢（Jean-Jacques Aillagon）、巴黎第一區首長讓・堤貝利（Jean Tibéri）等人的同意與幫忙才能促成（圖 6、7）。[11]

因此展覽開幕時被歐德瑪邀請來的貴賓無疑是在歐洲具有身份地位的人物，如皇室成員、石油大亨、政商名流、影劇明星等等。亞洲藝術家在歐洲舉辦展覽能有這樣的場面在當時應該是很少見的。朱銘回憶起當天晚宴時的盛況時說：

> 他請來的貴賓，連亞蘭德倫（Alain Delon）也有請來，還有什麼石油的、船的，都請那種很厲害的。所以，我才說如果是我辦的，一個也請不到，他請了一百多位，坐不下，他用了一百個位子，還有一些人沒有位子，像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都沒有位子坐，覺得很可惜，又跟我們這麼熟，沒辦法，坐不下。[12]

當時海內外媒體不但大肆報導（圖 8、9），法國總統席哈克還特地寫信給歐德瑪表示祝賀（圖 10）。在信中席哈克也提到他很高興及感謝歐德瑪能夠推薦朱銘這位重要的藝術家的作品在巴黎梵登廣場展出，雖然目前朱銘在法國仍未十分知名，但他感受到朱銘的作品充滿力量，作品彷彿具有生命力，栩栩如生。[13]

---

11 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12 朱銘訪談稿 2016 年 7 月 21 日。

13 朱銘資料室典藏，典藏編號：aa000315。

此外，展前 11 月 27 日國內的新聞報紙，如《中國時報》、《民生報》、《聯合報》、《中央日報》、《臺灣立報》、《自立早報》等可謂鋪天蓋地，於同一天皆報導朱銘及相關的展覽訊息，宣傳的勁道十足；而展覽開幕後《中國時報》、《民生報》、《聯合報》等重要報紙更是在三天內相繼接力以半版或全版的版面報導，連海外的《歐洲日報》也是如此，[14] 當時巴黎的藝術評論家米歇爾 · 努喜桑尼（Michel Nuridsany）在《費加洛報》（*Le Figaro*）上如此寫到：

> 梵登廣場上的太極系列給人的初次印象是強而有力且富有流動感，一個懸吊、徐緩的動作都可帶出戲劇化的張力，這便是太極中不穩定的協調。張頌仁先生提到，這些雕像的「虛」帶給觀眾空間的想像，更勝於實體本身。我們也注意到室外的光線改變，使大型雕像更栩栩如生，加強了人物造型及其抽象意涵，彰顯兩個並存的特點。這些雕塑，藉由舞蹈姿態展現了身體和宇宙能量的流動，調合陰與陽，結合微觀和宏觀宇宙。我們可以感受到物質與精神層面的極致平衡，一種真善美的展現。[15]

而法國藝評家祖西 · 巴詩雅（Josette Balsa）則以為：「要欣賞他的作品，需先了解他宗教和哲學性的內涵。」[16] 換言之，雕塑作品

14 參考朱銘資料室典藏資料。

15 Michel Nuridsany, “Ju Ming, boxeur d’ombres,” *Le Figaro*, trans. Carsten Hu, December 2, 1997.

16 祖西 · 巴詩雅（Josette Balsa），轉引自記者楊年熙，〈朱銘青銅雕塑既是藝術也是哲學〉，《歐洲日報》（1997.12.4），法國新聞版。

帶給她的感受是精神層面的呈現。此外，香港企業家及收藏家徐展堂亦如此表示：「朱銘的作品有相當的民族氣質，不似許多華人藝術家，只顧追隨西方形式卻少了自己的特質。他堅信，朱銘在歐美的藝壇打開知名度，是對東方藝術家更好的一個範例。」[17]

這是極具指標性的重要展覽，讓朱銘躋身爲國際級的藝術家，也讓歐德瑪往後舉辦的展覽皆循此模式推展，展覽由點擴展到面，走出美術館的方盒子，到戶外的公共空間，與當地的市政府洽談，陸續在盧森堡（圖 11）、比利時（圖 12）、德國（圖 13）、加拿大蒙特婁（圖 14、15）等地[18]的重要景點舉辦更大規模的戶外個展，打開在歐洲及北美的知名度（如表 1）。

例如 1999 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羅斯福大道上展覽的作品被當地的《比利時晚間報》（*Le Soir*）形容爲一群約二十人的「士兵」（soldat）。方索瓦．侯伯（François Robert）的報導中說道：「他們以緩慢、凝結、沉思式的樣貌出現，彷彿是一支質地粗糙卻又空靈脫俗的軍隊，又像是復活節島上的雕像，抑或是明朝披了戰甲的戰士。身形沉重，卻又在他們的一舉一動中得到解放。如此有力道，卻又撫慰人心；讓朱銘既是位雕刻家，也成為一位詩人。透過他的作品感受到沉穩、和諧，卻又散發出內斂的強大力量，為令人驚豔的文明開了

17 《中國時報》（1997.12.5），23 版。

18 盧森堡與比利時的展覽是因歐德瑪的女婿在比利時開設 Vedovi 畫廊，透過他的關係促成。而德國展則是歐德瑪的朋友，駐巴黎德國大使促成。於加拿大蒙特婁的展覽則是由他加拿大籍的兒子弗朗索瓦．歐德瑪促成。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一扇窗。」[19] 展覽結束後，於 2002 年在當地亞伯特二世大道上永久典藏一件朱銘〈太極拱門〉（*Arch*）作品。當年布魯塞爾首都區公眾事務暨交通部長喬・夏貝爾（Jos Chabert）在作品揭幕儀式上致詞時說到：

> 我很開心布魯塞爾首都大區能有藝術家朱銘的作品妝點市容。*Arch* 作品讓人想起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二〇〇〇年一月期間的那場露天展覽。在那次展覽之中，這位享譽盛名的臺灣藝術家在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街上展出二十多件《太極系列》的青銅作品。這些作品在開放空間中顯現自身的獨特價值，也因此非常適合露天展覽。
>
> 那次的展覽廣受我們國民的熱情愛戴，在前往其他歐洲國家首都如柏林和布拉格巡展之前，展期還因此在布魯塞爾延長一個月。此前，同一系列的雕塑作品已在巴黎的梵登廣場獲得巨大迴響。因此，布魯塞爾政府同意收購 *Arch* 作品也是合乎情理之事。
>
> 在觀賞這件作品時，讓我最感驚艷的是其巨大的存在感，其中流露出的力量和動能，讓 *Arch* 這件作品開展出比其實際體積

19 François Robert, “Le sculpteur Ju Ming Des soldats de bronze sur l’avenue Roosevelt,” *Le Soir*, trans. Ivy Huang, 1999.

> 還要巨大的感官空間，讓這座佇立在交通幹道中的小島有了最佳的運用方式。……最後，我敢說這件雕塑作品的動能讓這座城市朝向我們想望的方向前進，這不只是象徵意義上的改變，也讓布魯塞爾活起來，更讓布魯塞爾動起來。[20]

而在德國柏林歷史地標布蘭登堡城門（Brandenburger Tor）前西側區及菩提樹下大道上（Unter den Linden）的展覽，美國藝評家白麥琪（Maggie Pai）則認爲是「朱銘藝術生命的高潮，並以作品提升公共空間的環境，讓人在展品結束移走後茫然若失」，[21] 高度評價這次的展覽。朱銘自己也以爲：「巴黎展可說是最成功的展覽，也是我的巔峰，能與巴黎展媲美，就這次囉。」[22]

此後，歐德瑪年事已高，退休後，由其子弗朗索瓦・歐德瑪（François Odermatt）克紹箕裘，接手他的事業版圖。後續於 2006 年促成朱銘在加拿大蒙特婁的展覽，共 19 件太極系列作品於市區皇家山公園（Mount Royal Park）、維多利亞廣場（Square-Victoria）、舊港區（Old Port）三地展出（圖 16），[23] 並也在蒙特婁植物園（Montreal Botanical Garden）舉辦展覽。[24] 至今朱銘作品仍佇立於

20　2002 年比利時交通部長喬・夏貝爾（Jos Chabert）在作品揭幕儀式上之法文演講稿，翻譯者：胡萬鑑，朱銘資料室典藏，典藏編號：aa000411。

21　白麥琪（Maggie Pai），轉引自張頌仁，〈在國際策劃朱銘〉，收錄於《論武・朱銘——張頌仁珍藏》（香港：蘇富比出版，2015），頁 10。

22　《歐洲日報》（2003.6.25），8 版。

23　朱銘資料室典藏，典藏編號：aa000455。

24　“Au revoir Taïchi!,” trans. Chen-Ching Lin, accessed June 18, 2018, https://mercier-est.pamplemousse.ca/2014/05/au-revoir-taichi/.

維多利亞廣場及蒙特婁植物園內。而 2011 年亦促成在聖勞倫斯河旁的貝勒里夫公園（Parc de la Promenade Bellerive）舉辦朱銘戶外雕塑展，共有 8 件太極作品展出（圖 17）。[25] 當時該市市長雷爾・梅納德（Réal Ménard）在一份聲明中如此說：

> 朱銘作品在貝勒里夫公園展出，使得一個引人入勝的地方能夠獲得特殊的體驗，成千上萬的公園用戶因為這些太極作品而受到啟發，感到非常高興。[26]

綜觀上述朱銘的展覽，戶外的公共空間不同於在美術館裡面舉辦的展覽，作品放在戶外有更大的公共性，讓沒有進美術館的一般民眾都可以看得到，比美術館有更大的推廣效果。而就作品造型的改變而言，相較於過去小空間趨於靜態的形式，如〈十字手〉、〈單鞭下勢〉、〈雲手〉等，爲了讓它能夠在更廣大的空間裡展現出更多的變化，則不受到太極固有招式的侷限，演變爲兩個招式的動態過程，加入時間概念的《定》、《援》、《鬆》、《進》、《推手》（按、掤）等，以及拱門（健康之門、太極拱門）等接近抽象造型的作品，在作品外觀質感的處理上也更爲豐富，增加它近距離的可看性。

---

25 參考 2011 年 3 月到 2014 年 5 月於加拿大蒙特婁貝勒里夫公園（Parc de la Promenade Bellerive）舉辦《朱銘太極展覽》（*Ju Ming—Taichi*）之展覽 DM。

26 “Au revoir Taïchi!,” trans. Chen-Ching Lin, accessed June 18, 2018, https://mercier-est.pamplemousse.ca/2014/05/au-revoir-taichi/.

三、展覽背後

正如同前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黃才郎曾說過，國家要推動的政策往往交由國家的美術館去執行。[27] 由此可知，公部門設立的文藝機構其運作的背後不可能不涉及國家的文化政策走向。而推動一檔展覽，除了策展人、藝術家本身的創作之外，同時也是主政者、贊助者、行政人員、民眾等等各種力量的角力場域。若是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歐德瑪能夠在國際上爲朱銘爭取到這些重要的展覽，其背後有更深層的原因值得探討。

其一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關注。90 年代冷戰結束以後，隨著中國外交戰略的適時調整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它已是崛起的大國，足以撼動國際政治及經濟，在此社會背景下，中國開始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如同歐德瑪在《Ju Ming》畫冊之〈序語〉中提到：

> 當西方國家以憂懼之心看待即將到來的千禧年，中國仍舊讓人好奇，同時也讓我們感到憂心。許多問題仍然沒有答案，超過一世紀的預言仍具有說服力：「一旦中國醒來，世界將為之發抖。」對於未知的恐懼，仍舊攫住我們的心。[28]

---

27 黃才郎在《館慶 30 周年紀錄片》曾這樣說：「國美館它就是國家館的格局，所以國家要推動的政策，就交給國美館來執行。」參考國美館 2018 年發行之紀錄片。

28 歐德瑪引用拿破崙「中國睡獅論」的名言：「中國是一頭沈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此話在中西方流傳盛廣，可以看出西方對中國的關注，進而希望透過藝術文化理解中華民族。Hervé Odermatt and Chang Tsong-Zung, *Ju Ming*, trans. Carsten Hu (Paris: Galerie Enrico Navarra, 1997), p. 9.

在此國際局勢影響下，也增強西方的藝術史家對亞洲、非洲、中東、拉丁美洲等西方國家以外的藝術發展的興趣與好奇，也成爲他們關注與研究的焦點，進一步帶動對此新興藝術市場的開發。

歐德瑪可說是最早迎合這股趨勢與嗅到商機的西方畫商之一，[29]同時他也抓住當時西方亟欲了解中國的心理及潮流，以及巴黎市希望每年都能在梵登廣場舉辦開放給大眾的展覽，藉由這些盛會，巴黎能夠繼續擔任藝術首都的角色。[30]

而歐德瑪認爲藝術作品是理解中華民族最好的途徑，而且朱銘是最適當的藝術家之一，作爲西方看向中國古老文明的窗口，他說道：

>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到臺灣，再到離散世界各地的群體，整個中華民族佔據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儘管內部紛異多元，而個人的個體性又常被大眾的匿名性給蓋過，但事實上，這偌大的人口更共享著同一個靈魂。若要理解中華民族，這是最好的途徑。[31]

又說：

29 「依據 2018 年第二屆《巴塞爾藝術展與瑞銀集團環球藝術市場報告》，2017 年全球藝術市場趨勢，美國穩坐最大市場，而中國則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場。」李二，〈亞洲崛起與藝術做為解決之道 2018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觀察〉，《藝術家》，516 期（2018.5），頁 115。

30 Hervé Odermatt and Chang Tsong-Zung, *Ju Ming*, p. 7.

31 Hervé Odermatt and Chang Tsong-Zung, *Ju Ming*, p. 9.

> 朱銘的作品散發出一種自由和力量，讓他在成為首位現代雕塑家之際，亦留有中國的本質。我們是否會在這種自由和力量中看見那些被西方發展潮流牽動著的十幾億中國人，將反過來撼動我們西方脆弱的自由和全球的經濟節奏？[32]

比起曾經歷文革的中國，當時臺灣出身的朱銘仍保留相當多中國傳統，同時創作的形式又能迎合西方的現代潮流，如此才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33] 1997 年 8 月 5 日梵登廣場廣場委員會在寫給朱銘的信中就提及：

> 梵登廣場非常榮幸能夠在此展出這批啟發自太極哲學的巨擘作品，不容置疑的，巴黎人將得以藉此一睹東方雕塑的精華。[34]

其二是中國當代藝術與國際接軌。中國大陸在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當代藝術與 20 世紀國際主流藝術切斷了聯繫。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當代藝術開始模仿起西方藝術風格，逐漸奮起直追世界潮流，於 80 年代末催生了很多新的流行風格藝術，如玩世現實主義、政治波普、艷俗藝術等等。[35] 這股很強的新勢力開始挑戰過去以西方

---

32 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33 1996 年 12 月 27 日巴黎市文化事務部門總監 Jean Gautier 寫給朱銘的信中便提及朱銘能夠在鑽石廣場展出，對巴黎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巴黎市民將可在很好的展示空間欣賞到他的創作。朱銘資料室典藏，典藏編號：aa000299。

34 朱銘資料室典藏，典藏編號：aa000306。

35 〈烏利・希克：我如何成為中國當代藝術最大的收藏家〉，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zh-tw/culture/z6le4q.html>（2018.6.1 點閱）。

爲中心的權力架構與藝術史觀。在本位主義色彩極濃的歐洲藝壇，過去極難有外人打入，亞洲藝術家尤其罕見。90 年代由於中國力量的崛起，西方國家開始接納西方中心以外的文化進入他們的國際藝術拼盤，[36] 中國藝術家開始參與國際展覽，而張頌仁抓住此趨向爲他們舉辦了許多展覽，如《星星創立十週年展》、《後 89 中國新藝術》、《聖保羅雙年展》、《追昔：中國當代繪畫》等；他舉辦朱銘的海外個展，以及協助歐德瑪在歐洲推展朱銘，其實也是在做中國藝術家的推動，希望能在國際上推出中國的當代藝術家。[37] 1997 年他在梵登廣場朱銘個展開幕前的記者會上曾如此說道：「在整個世界美術的趨向，大家都很希望看到一些重要中國的雕塑家出現，所以朱銘先生應該在最近這個五年十年，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會非常的廣泛……這也不是我們主觀的力量，而是形勢的幫忙。」[38] 由此可知，除了朱銘個人肯努力與付出外，他能夠成功可說是順此潮流才能夠有機會擠進國際，嶄露頭角。

其三是臺法藝術交流熱絡。由於中共在國際上的打壓，使得臺灣在國際上的藝術交流經常受阻。在臺灣尚未退出聯合國前，曾積極參與國際藝術交流，美術方面如巴西聖保羅雙年展（1957-1974）、巴

36 參考栗憲庭，〈我們做不做國際拼盤上的「春捲」〉，《反叛的重量——重要的不是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2012），頁 170-171。

37 2015 年 11 月 24 日張頌仁香港漢雅軒訪談，未刊稿。

38 參考 1997 年由時報發行之《朱銘——推開太極撼人間》紀錄片。

黎雙年展（1959-1963）等藝術盛會，後皆因與臺灣斷交之政治因素而終止。[39]

而冷戰結束後，1989 年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引發歐美國家撻伐，各國與北京的關係急凍，使得臺灣向法國爭取軍售，出現難得良機。90 年代初向法國採購幻象 2000 戰機與拉法葉級巡防艦，當時的臺法關係密切，進而帶動臺法藝術各方面的文化交流（圖 18），在美術方面重要的交流有：臺灣故宮兩百件展品至法國巴黎大皇宮博物館展出（1998 年）、法國畢卡索美術館近百件畢卡索名作至故宮展覽，與張大千的作品一同展出（1998 年）、北美館與巴黎美術館合辦之《雕塑之野——臺北 20 世紀戶外雕塑展》，於臺北中山公園展出羅丹、亨利・摩爾、畢卡索、米羅等人的作品（1998 年），以及法國現代雕塑家塞撒（César Baldaccini）於北美館舉行大型個展（1996 年）等等。[40]

在如此熱絡的文化交流氣氛中朱銘赴巴黎舉辦個展，不僅對辦展有所助益，也可避免來自政治方面的不必要干擾。[41] 時任中華民國駐

39 臺灣自 1957 年首次參加聖保羅雙年展，1974 年臺灣與巴西斷交而中斷。巴黎雙年展臺灣自 1959 年參與，1964 年因法國與中共建交，臺灣即與法國斷交而中斷。參考陳曼華，〈臺灣現代藝術中的西方影響：以 1950 — 1960 年代與美洲交流為中心的探討〉，《臺灣史研究》，24 卷，2 期（2017.6），頁 115-177。

40 《中國時報》（1997.8.19），23 版。

41 由於受到法國國會提前改選與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得朱銘 1997 年梵登廣場展覽一波三折，不僅個展延期，展覽也多次更改地點，從香榭麗舍大道（Champs-Élysées）、傷兵院（Esplanade des Invalides），最後確定在梵登廣場。1996 年 1 月 20 日在歐德瑪寫給張頌仁的信中也提及他在與文化部的代表達成協議前，因政治因素遇到許多困難。朱銘資料室典藏，典藏編號：aa000292。

法代表郭爲藩、新聞組主任王振台、巴黎中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邱大環等政府官員皆有出席當天的盛會。[42]

四、結　語

歐德瑪退休後在其住家旁設置了一個私人的雕塑花園，裡頭擺置了許多世界知名雕塑家的雕塑作品，其中亦有朱銘〈對招〉作品。而在他的客廳裡同樣掛滿了世界名家的畫作，他將朱銘的繪畫作品與畢卡索的作品掛在一起，因爲他認爲朱銘有如畢卡索般是一位不平凡的藝術家，[43] 可見其對朱銘的肯定。

若拿他與張頌仁作比較，經由本文的探討可以發現因彼此在國際藝壇所站的位置不同，以不同的角度看世界，雙方之間的想法存在分岐，歐德瑪站在以歐洲爲世界中心的角度認爲朱銘展覽遍及巴黎、盧森堡、比利時、德國等地，此舉能夠增加法國及歐洲民眾對中國文化的瞭解，他稱之爲「中華文化的創舉」；[44] 而張頌仁則是努力想讓中國藝術家擠進以西方爲中心所建立起來的國際藝術平台，因此他舉辦

42 參考朱銘資料室典藏資料。

43 歐德瑪認為朱銘「有如畢卡索偉大的藝術家般能做出視覺上的不同。」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44 歐德瑪說：「我做這個（筆者按：指策展）是因為真的自已有興趣，而且也是為了法國與歐洲人民，（展覽）遍及盧森堡、德國、比利時、巴黎。真是中華文化的一件創舉啊。」2017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於歐德瑪法國宅邸訪談，翻譯者：胡萬鑑，未刊稿。

朱銘的海外個展，其實也是在做這方面的推動，希望能在國際上推出中國的當代藝術家，能讓他們跟西方藝術家平起平坐。

然而，他們皆慧眼獨具的看上朱銘，擔任他的藝術經紀人，在事業上他們存在著共同目標與利益，雙方因共同點一起合作，張頌仁成功的扮演起橋樑的角色，藉由歐德瑪在西方藝術界的影響力進行推展，成功地將朱銘推向國際，讓他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表 1　1997 至 2011 年歐德瑪籌劃之朱銘海外個展及永久典藏作品列表

年代	展覽名稱	備註
1997 年	12 月 3 日到 1998 年 1 月 16 日，《朱銘個展》，梵登廣場，法國巴黎。	
1999 年	5 月 19 日到 7 月 31 日，《朱銘——太極雕塑展》（*Ju Ming: Sculptures Taichi*），盧森堡市，盧森堡。	促成〈單鞭下勢〉作品於 BIL 銀行總部永久典藏。
	11 月到 2000 年 1 月，《朱銘個展》，羅斯福大道，比利時布魯塞爾。	促成〈拱門〉作品於亞伯特二世大道上永久典藏。
2002 年	9 月，《太極拱門展》（*Arch*），亞伯特二世（Roi Albert II）大道上，比利時布魯塞爾。	
2003 年	6 月 24 日到 10 月 31 日，《朱銘國際戶外雕刻大展》，菩提樹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及布蘭登堡門面（Brandenburger Tor）西側區，德國柏林。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 月，《朱銘在蒙特婁》，皇家山公園（Mount Royal Park）、維多利亞廣場（Square-Victoria）、舊港區（Old Port），加拿大蒙特婁。	由弗朗索瓦・歐德瑪（François Odermatt）促成。並也在蒙特婁植物園（Montreal Botanical Garden）舉辦展覽。至今朱銘作品仍佇立於維多利亞公園（〈單鞭下勢〉）及蒙特婁植物園內。
2011 年	3 月到 2014 年 5 月，《朱銘太極展覽》（*Ju Ming-Taichi*），貝勒里夫公園（Parc de la Promenade Bellerive），加拿大蒙特婁。	由弗朗索瓦・歐德瑪（François Odermatt）促成。

圖　版：

圖 1　1997 年歐德瑪（左）於巴黎梵登廣場與朱銘合影。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圖 2　朱銘（左三）攝於法國歐德瑪（Hervé Odermatt）畫廊前。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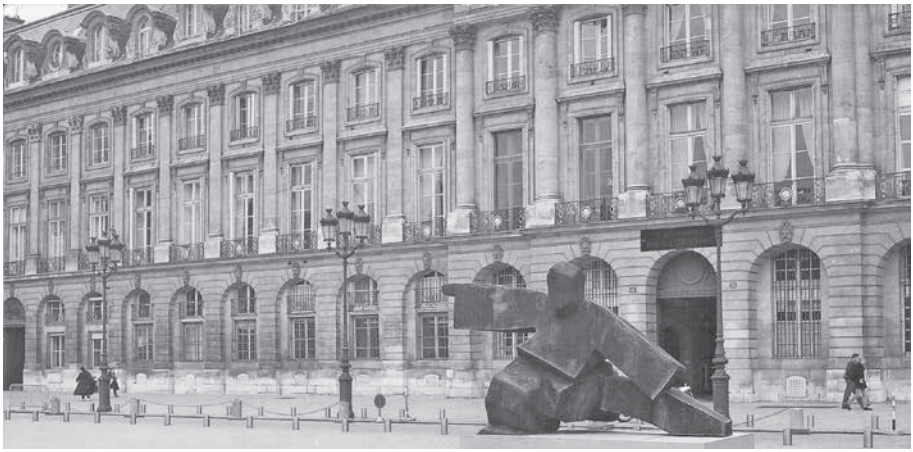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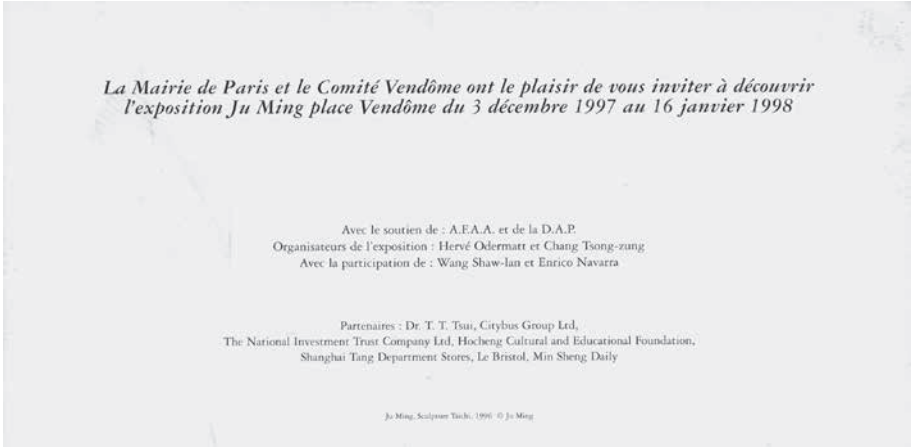


圖 3　1997 年 12 月 3 日到 1998 年 1 月 16 日，朱銘巴黎梵登廣場展覽之邀請卡。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La Mairie de Paris et le Comité Vendôme ont le plaisir de vous inviter à découvrir l'exposition Ju Ming place Vendôme du 3 décembre 1997 au 16 janvier 1998

Avec le soutien de : A.F.A.A. et de la D.A.P.
Organisateurs de l'exposition : Hervé Odermatt et Chang Tsong-zung
Avec la participation de : Wang Shaw-lan et Enrico Navarra

Partenaires : Dr. T. T. Tsui, Citybus Group Ltd,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Trust Company Ltd, Hoche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Shanghai Tang Department Stores, Le Bristol, Min Sheng Daily

Ju Ming, Sculpture Taichi, 1996 © Ju Ming

圖 4　1997 年 12 月 3 日到 1998 年 1 月 16 日，朱銘巴黎梵登廣場展覽之邀請卡。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圖 5　1994 年朱銘（左三）與法國經紀人歐德瑪（Hervé Odermatt）（右二）、那瓦哈畫廊（Enrico Navarra）的負責人昂利哥（Enrico）（右一），以及張頌仁（左二）與朱銘夫人（左一）合影。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圖 6　1997 年 12 月 3 日朱銘巴黎梵登廣場開幕剪綵。前排左起：朱銘、莎維耶．提貝利（巴黎市長夫人）、徐展堂、鄧永鏘。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圖 7　1997 年 12 月 3 日朱銘巴黎梵登廣場開幕晚宴。前排左起：張頌仁、朱銘、王效蘭、歐德瑪。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禮典幕開晚今席出　黑伯提長市黎巴計預

了笑銘朱

作品在立矗廣場巴黎梵登與拿破崙功績紀念柱映輝

儿文彭＋美靜李＋珍上傅＋貴榮陳

聚齊家樂聲　敬致特伯舒向

圖 8　1997 年 12 月 3 日《中國時報》第 23 版。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Place Vendôme

Ju Ming, boxeur d'ombres

Seize œuvres monumentales de l'un des plus célèbres sculpteurs d'Asie, presque inconnu en France. Puissance et rayonnement.

Au milieu de la place Vendôme, parmi les seize sculptures monumentales installées là, l'une d'elles étend ses bras de bronze, replie le genou, livrée tout entière à la concentration délicate du tai-chi.

Le tai-chi, des milliers, peut-être des millions d'êtres humains le pratiquent sur toutes les places de la Chine. On le considérera comme une gymnastique, une danse rythmique ou une danse cosmique qui s'efforce de contrôler et de redistribuer dans le corps tout entier la force intérieure, l'énergie qui nous anime, et de l'accorder à l'énergie de l'univers. Cette harmonie qui rayonne s'accorde de manière idéale à celle de la place construite par Mansart, à son équilibre magique.

Installer ces énormes sculptures qu'il a réalisées pour figurer quelques-uns des chefs-d'œuvres disparus du temps passé, Ceux-ci illustrent le long développement comparatif montrant l'évolution artistique de la Chine et celle du reste du monde. C'est que Ju Ming, sculpteur dont on admirera la modernité rayonnante, entretient des rapports dénués de toute velléité conflictuelle avec la tradition.

Rappelons que celle-ci ne reconnaissait pas à la sculpture le rang d'art jusqu'au XXe siècle et même, semble-t-il, jusqu'au détour des années 50. Ju Ming a appris à partir de 1953 les bases de son art auprès de Li Chin Chuan. C'était un maître artisan qui sculptait des figures de bois pour les temples bouddhistes.

Ju Ming, aujourd'hui âgé mais fluide, de tension vitale, de mouvement lent, suspendu, qui vient de l'équilibre instable dans lequel elles ont été conçues. Chang Tsong-Zung remarque avec beaucoup de finesse qu'elles paraissent occuper un espace imaginaire bien supérieur à leur volume ré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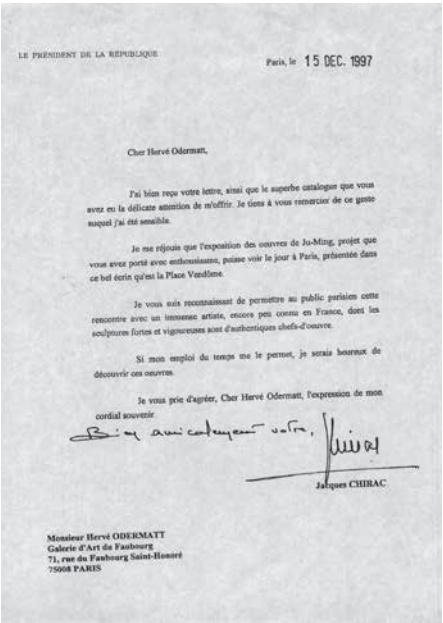
On constate aussi que la lumière changeante du plein air anime subtilement les plans de taille larges, puissamment structurés, de ces sculptures qui jouent à la fois de la figuration et de l'abstraction plus qu'elles n'hésitent entre ces deux tentations.

C'est que ces sculptures représentent des corps mais aussi des énergies qui, par la danse, cherchent l'accord avec le rythme du monde, l'alliance du microcosme et du macrocosme, du yin et du

Danse comique tai-chi place Vendôme, pour cette impressionnante sculpture de bronze de Ju Ming. (Photo Pierre Colombon/Le Figaro.)

圖 9　1997 年 12 月 2 日 *LA VIE DES ARTS*。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le 15 DEC. 1997

Cher Hervé Odermatt,

J'ai bien reçu votre lettre, ainsi que le superbe catalogue que vous avez eu la délicate attention de m'offrir. Je tiens à vous remercier de ce geste auquel j'ai été sensible.

Je me réjouis que l'exposition des œuvres de Ju-Ming, projet que vous avez porté avec enthousiasme, puisse voir le jour à Paris, présentée dans ce bel écrin qu'est la Place Vendôme.

Je vous suis reconnaissant de permettre au public parisien cette rencontre avec un immense artiste, encore peu connu en France, dont les sculptures fortes et vigoureuses sont d'authentiques chefs-d'œuvre.

Si mon emploi du temps me le permet, je serais heureux de découvrir ces œuvres.

Je vous prie d'agréer, Cher Hervé Odermatt, l'expression de mon cordial souvenir

Bien amicalement votre,

Jacques CHIRAC

Monsieur Hervé ODERMATT
Galerie d'Art du Faubourg
71,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
75008 PARIS

圖 10　1997 年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Chirac）寫給歐德瑪的祝賀信。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圖 11　1999 年 5 月 19 日到 7 月 31 日於盧森堡（Luxembourg）舉行朱銘太極雕塑個展。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圖 12　2002 年《太極系列》作品設置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皇家艾伯二世路上（Avenue Roi Albert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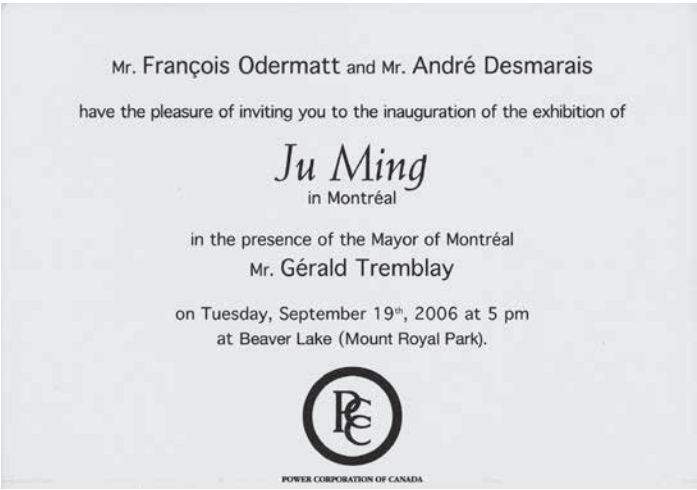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圖 13　2003 年 6 月 24 日到 10 月 31 日於德國柏林菩提樹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及布蘭登堡門面（Brandenburger Tor）西側區舉行朱銘國際戶外雕刻大展。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圖 14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 月，朱銘在蒙特婁展覽之邀請卡。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Mr. François Odermatt and Mr. André Desmarais

have the pleasure of inviting you to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exhibition of

Ju Ming
in Montréal

in the presence of the Mayor of Montréal
Mr. Gérald Tremblay

on Tuesday, September 19th, 2006 at 5 pm
at Beaver Lake (Mount Royal Park).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圖 15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 月，朱銘在蒙特婁展覽之邀請卡。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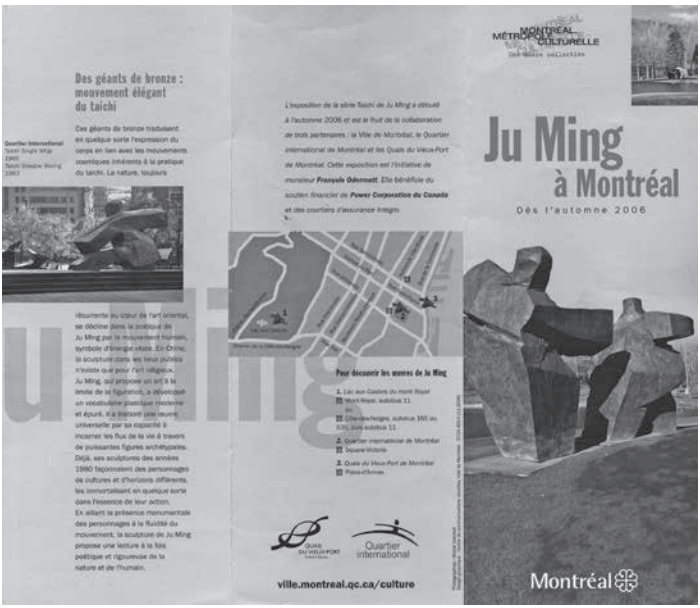


圖 16　2006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 月，朱銘在蒙特婁展覽之 DM。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Une œuvre qui s'inscrit dans une continuité millénaire
Le parcours artistique de Ju Ming est exemplaire à plusieurs égards. Après avoir été pendant de nombreuses années disciple d'un maître artisan de la statuaire traditionnelle destinée aux temples bouddhiques, l'artiste a ensuite étudié la peinture chinoise, essentielle selon lui à l'apprentissage de la sculpture.

Si l'art de Ju Ming est bien de notre temps, il reflète toutefois admirablement ses racines orientales lointaines, spécialement en regard des thèmes abordés. Ainsi en est-il du traitement de la figure humaine en particulier.

À cet égard, l'œuvre de Ju Ming s'inscrit dans une continuité millénaire : celle des figurines animalières en jade ou en marbre du néolithique, des soldats en terre cuite du IIIe siècle avant Jésus-Christ ou de l'œuvre religieuse monumentale sculptée du VIIe siècle.

Les œuvres de la série *Taichi* parcourent le territoire montréalais depuis 2006. Elles ont été exposées au parc du Mont-Royal, puis dans l'Arboretum du Jardin botanique de Montréal. Cette exposition temporaire est l'initiative de Monsieur **François Odermatt**, collectionneur d'art.

Le parc de la Promenade-Bellerive
L'exposition de la série *Taichi* de **Ju Ming** au parc de la Promenade-Bellerive a débuté en décembre 2011 et bénéficie du soutien financier de l'arrondissement de Mercier–Hochelaga-Maisonneuve et de la collaboration de la Direction des grands parcs et du verdissement et de la Direction de la culture et du patrimoine de la **Ville de Montréal**.

Le parc de la Promenade-Bellerive est situé à l'est de l'autoroute 25 et au sud de la rue Notre-Dame Est, en bordure du fleuve Saint-Laurent.

MONDRE-BEAUGRAND
AUTOBUS 28 SUD
OU 189

Conception graphique
Ville de Montréal
1140.36.10

Photos
Ville de Montréal

ville.montreal.qc.ca/artpublic
ville.montreal.qc.ca/mhm

Bureau d'art public
Montréal

Ju Ming
Né à Taiwan en 1938, Ju Ming est reconnu comme un des grands artistes asiatiques contemporains. Il faut souligner que *Taichi* a fait l'objet de nombreuses présentations publiques notamment à Bruxelles, Place de l'Europe; à Berlin, Porte de Brandebourg; au Luxembourg, Place du Casino et enfin à Paris, Place Vendôme. Les œuvres de Ju Ming font aussi partie de grandes collections dans le monde.

Autres lieux pour découvrir les œuvres de Ju Ming à Montréal

Parc du Mont-Royal

Quais du Vieux-Port de Montréal

Quartier international de Montréal

JU MING
TAICHI
PARC DE LA PROMENADE-BELLERIVE

Mercier
Hochelaga-Maisonneuve
Montréal

圖 17　2011 年 3 月到 2014 年 5 月，朱銘在蒙特婁展覽之 DM。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中國時報　23 術藝化文

1997. 8/19

檔案名稱：
主　題：二期展／日九十月八年六十八國民華中 藝文

'98 中法藝術交流 年頭熱到年尾

故宮文物到巴黎 畢卡索名作到故宮…

圖 18　1997 年 8 月 19 日《中國時報》第 23 版。

圖片來源：朱銘資料室典藏。

參考書目

（一）中文論著

朱銘美術館編印，《雕塑朱銘——朱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市：朱銘美術館，2014。

朱銘美術館編印，《朱銘國際學術研討會：當代文化視野中的朱銘》，新北市：朱銘美術館，2005。

李二，〈亞洲崛起與藝術做爲解決之道 2018 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觀察〉，《藝術家》，516 期，2018.5，頁 115。

林以珞主編，《亞洲之外——80s’朱銘紐約的進擊》，新北市：朱銘美術館，2016。

林振莖，〈版圖擴張——論張頌仁在朱銘雕塑國際推廣過程的角色〉，《雕塑研究》，18 期，2017.9，頁 39-94。

香港藝術館編制，《刻畫人間——朱銘雕塑大展》，香港：香港藝術館，2014。

栗憲庭，《反叛的重量——重要的不是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2012。

陳曼華，〈臺灣現代藝術中的西方影響：以 1950 — 1960 年代與美洲交流爲中心的探討〉，《臺灣史研究》，24 卷，2 期，2017.6，頁 115-177。

黃玉珊，〈從「人間」到「太極陣」——談朱銘雕刻的演變〉，《新土》，33 期，1981.10，頁 46-50。

楊孟瑜，《刻畫人間——藝術大師朱銘傳》，台北市：天下遠見，1997。

張頌仁，《論武・朱銘——張頌仁珍藏》，香港：蘇富比出版，2015。

潘煊，《種活藝術的種子：朱銘美學觀》，台北市：天下遠見，1999。